

秦武平

西元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秦武卒

西元◎著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秦武卒/西元著. 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2008
ISBN 978-7-5033-2157-3

I. 秦… II. 西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44906 号

书 名:秦 武 卒

作 者:西 元

责任编辑:张 鹰 李丹阳

封面设计:王华设计工作室

责任校对:刘晓京

出版发行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100035

电 话:66531659

E-mail:jfwyck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国防印刷厂

开 本:16

字 数:380 千字

印 张:22.75

印 数:1-6000 册

版 次: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33-2157-3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定 价:35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战争之于历史，犹如礁石之于大海，时而浮出海面，显露出它的沧桑与坚硬，时而又淹没于沉暗的海水中，被人们遗忘。

——题记

目 录

第 一 章	木剑	1
第 二 章	匕首	14
第 三 章	秦军到来前夜之楚风	35
第 四 章	倾国倾城	50
第 五 章	秦继周德	69
第 六 章	妖术	89
第 七 章	祭与魅	106
第 八 章	与天下争锋	128
第 九 章	山雾·徘徊	148
第 十 章	百越之重山水壑	169
第十一章	玉焚	189
第十二章	宿命	207
第十三章	正午之战	221
第十四章	帝国天涯	248
第十五章	咒怨	267
第十六章	刀尖上的帝国	282
第十七章	花尸·断魂	299
第十八章	末日战鼓	320
第十九章	锈剑	333
尾 声		351

第一章 木剑

两千年前，一个被村里人叫做赵瘸子的男人，用仅有的右手上那两根剩下的指头，慢慢抬起门槛前的一块干黄土，端详了一阵子，然后捏碎。黄土尘埃在午后浓浓的阳光里四散开去，显得变幻莫测。

赵瘸子出了神。他想起这辈子为大秦国打的四十几年仗，想起在厮杀中死去的弟兄，还有一桩桩无论是壮烈还是卑琐的故事。一声声呐喊、号叫似乎刺穿了尘土与时光做成的幕障，遥远而又清晰地响在耳边。

天地间一片寂静，日光依旧，尘土慢慢落去，这一切又让赵瘸子有点不安。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仿佛马上就要被风干，变成一根黄草，一片枯叶，随着一阵风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正在发呆，尘土随着一阵微风呛进了他的嗓子眼儿。于是，赵瘸子便如同一只破筛子，蜷下身子，使尽力气咳嗽了几下，把一股痰吐出去。一只正贴着猪圈根儿专心刨食的大公鸡，惊得缩起一只脚，一动不动，侧眼盯着坐在门槛上喘粗气的赵瘸子。

这阵费力的咳嗽倒把赵瘸子刚才那点不安折腾得干干净净，等他缓过了一口气，怎么看这黄土都不顺眼，于是，好像是埋怨尘土呛着了似的，恶狠狠却又有点无奈地说：“这杂种操的！”

村外忽然传来高喊声，“匈奴人来了！”然后，有人逃进村躲起来，也有胆子大的跑到村口，想看看来了多少匈奴人。

大地被匈奴人的马群踩得微微颤动，门框上飘下些许尘土，落在赵瘸子的脖梗上。赵瘸子恼火地掏了几下衣领子，费力地拄起拐杖，向村口走去。

那里站了好些人，赵瘸子叫着：“让开，让开。”然后从人堆后挤到了前面。

此时,田野一片碧绿,延伸到天际。匈奴人的队伍如同黑黄的泥浆,势不可挡地滚进了万亩良田。眼前的景象把秦国北部边疆这个小村庄的人惊呆了。他们既震惊又害怕,盯着远方潮水般的匈奴人,说不出话。一个正在吃奶的婴儿被远处的声响吸引着,大睁着眼睛,一滴亮晶晶的口水正挂在粉嫩的小嘴唇上,摇摇欲滴。抱着婴儿的少妇愣愣地望着村外,忘记了将自己露在外面的一颗乳头遮掩起来。

匈奴人在远处缓缓前进着,似乎并不准备在这里停留下来。马群嘶叫着跑进农田,迅速而满不在乎地吃着肥美的庄稼。秦国人心疼那些庄稼,可他们明白自己的处境,除了在心里骂上几句外,毫无办法。

有人在问:“这回他们会不会进村?”

另一个回答:“大概不会吧,看样子,他们只是到南面找些草地喂马。现在粮食都没打下来,村子里也没什么好拿的。”

赵瘸子恶狠狠地扫了匈奴人一眼,使劲又吐了口痰,才向自己家一步一步挪回去。

一屁股又坐在门槛上,赵瘸子消了消气,说道:“王八犊子,赶紧乐和几天吧。大秦国的军队要是来了,就没你们好日子过了!”

想了一会儿,赵瘸子扬起脸,咧开嘴,扯着公鸭嗓子向后面的屋子里喊道:“樱桃儿哇,给我倒碗水。”屋子里没有声音。赵瘸子发着呆,过了好一会儿,他又喊:“死孩子你听到没有,给我倒碗水,我快渴死了!”

也不知过了多久,他又喊道:“你不就是喜欢小寡妇家的黑子吗?人家不来找你,跟我赌气有什么用!再说,那小子有什么好,一只眼睛蓝,一只眼睛黑,不知道爹是谁。”

樱桃抱着水罐从屋子里出来,脸儿像个半红的大苹果,快埋到水罐里了。一边走,一边埋怨赵瘸子:“爷,讨厌,别说了。”

就在这时,黑子从门外跑过,看到樱桃,猛地刹住了脚。樱桃的头更低了。黑子盯着赵瘸子,一步步想走进院子。赵瘸子也打量着他,没有阻拦,也没表示同意。黑子像得到了默许,擦着樱桃跳进猪圈里。院子里除了那几头大猪觉得被打扰了,哼哼了几声之外,就再没什么动静。

不一会儿,远远听见一阵脚步声、吆喝声。赵瘸子明白了,往门槛中间挪了挪。

一群孩子追了来,兴高采烈,村子外面经过的匈奴人似乎对他们一点影响也没有。他们仍然在兴致勃勃地寻找着生活中的每个乐事。

“赵瘸子,看见黑子没?”也不知谁喊了一声,其他人便跃跃欲试,仿



佛只要找到黑子，下午便有一场消遣了。

赵瘸子翻了翻白眼，像没看见他们一样。

“喂，跟你说话呢！赵瘸子你听见没有？”孩子们躲得远远的，怕赵瘸子打着他们。

“这里是大秦国的九原郡，你爹妈没教你小杂种怎么说话？我好歹也是有爵位的人，在长平跟大良造白起爷打过赵国人，提过人头的。要在十年前，就冲你们这话也得招顿好揍！”赵瘸子不屑地瞪了他们一眼，同时又有点无可奈何。因为他腿瘸，就是站起来也追不上这群孩子。

“少废话，你看见没看见黑狗子？”孩子们不耐烦地问道。

“黑子惹着你们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们老合伙欺侮他干什么？”

“他一只眼睛蓝，是个野种。野种就不是好人。”

一个叫大憨的男孩子走到院子门前，一回头，喊道：“我看黑子就在院子里，走，进里头找去！”

樱桃挪了几步，挡住了他们的去路，一扬脸，说：“你敢！”大憨愣了一下，马上坏笑着对她说：“昨天我可在河边林子里边看见你了，不是你一个人吧？”

“还有黑子，他们俩亲嘴来的。”男孩子们肆无忌惮地笑起来，有的坐在地上，拍起了大腿。

“哈哈”，黑子从猪圈里爬了出来，一只蓝眼睛里闪着吓人而且捉摸不定的光。大憨往后退了几步，和男孩子们汇拢在一起。

黑子大步走到大憨前面，用一枝不知从哪里捡的枯树根指着他的鼻子，一手叉着腰，不在乎地说：“要打就打，不打的话，赶紧滚蛋，别在老赵头儿面前丢人现眼。人家可是打过仗、杀过人的，还没见过你们这些下三烂的东西？”

大憨走过来，用手指着黑子，脸朝后面笑着，大伙也跟着笑。“现在又神气了？上回被我们撵得上树你都忘了？”

话还没说完，黑子抓住大憨的手，猛地一拉，把他摔了个狗啃屎。大憨也不在乎，壮实的手急于抓住黑子，不想，黑子一脚踩住大憨的那只手，一手紧握树根，狠狠朝大憨的手背钉了去。

大憨不相信地看着黑子和自己的手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黑子像发疯了一样，一下又一下地扎下去，一只蓝眼睛虎视眈眈地扫着周围，男孩

子们惊呆了，忘了得赶紧把大憨救下来。

“你说谁是野种？再说一遍，你说谁是野种？”黑子喊着。大憨哪里还听得到，只顾哇哇惨叫。

赵瘸子向前挪了几步，抡起拐杖把黑子打翻，朝大憨喊道：“快跑！”大憨低头看了看好几个窟窿眼的手，迟疑了一下。黑子从地上爬起，又要扑过来。就在一瞬间，大憨害怕了，一头向家里边跑去。

黑子一瘸一拐地走回来，抖了抖浑身的土，恶狠狠地扫了一眼不知所措的孩子们，吐了口唾沫。赵瘸子费力地坐回到门槛上去，向黑子招了招手，说：“小兄弟，过来。”

黑子顺从地蹲在赵瘸子的腿前面，任他的胳膊搭在自己后背上。赵瘸子感到这个小身子颤抖着，紧绷着，不安而且跃跃欲试。阳光照在黑子的脸上，灰蓝色的瞳仁让人感到陌生，深不可测。赵瘸子爱惜地端详了许久，说：“小兄弟你可是个打仗的料！”

黑子望着赵瘸子，说：“老赵头儿，给我们讲讲你打仗的事情吧。”赵瘸子眼里猛地冒出快乐的神情，朝着孩子们喊道：“小兄弟们过来呀，都来听听。”

赵瘸子挺直了腰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恶气，猛地一甩手，指着村外的匈奴人问道：“你们说，匈奴鬼子厉害不厉害？”

孩子们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说道：“那还用说？当然厉害，看看人家的大马，人家的身板，腰就有水牛腰粗，说话声多大！”

赵瘸子撇了撇嘴，不屑地说道：“就他们匈奴人？我对你们说，要是看过了咱们大秦国的军队，娘的，匈奴人就只能算是土匪！”

孩子们听得呆了。赵瘸子得意地看着他们张着大嘴，流着口水，一副难以想象的样子。他猛地皱了皱鼻子，吸了口气，继续讲下去。

“给你讲讲我打长平时的事儿，也不从头开始讲，就从四十万赵国人被围在长平谷之后，他们突围那段说起吧。”

“赵国人刚开始突围的那阵子，打得凶，几十万人分四路往外冲。看着密密麻麻的箭也不躲，阵前的尸体一层叠一层。前面的死了，后边的继续往前打，杀红眼了。远远地听到赵国人中箭时的号叫声。一声两声还不觉咋的，后来，那惨号声就连成一片。像什么？就像成千上万只乌鸦从远处叫着飞过来，整个山谷都是这声音。”

“后来，赵国人又组织过几次大冲锋。他们带的箭不多，就从死掉的战友身上拔下箭来用，射过来的箭都是带血的。有几次，我们的箭没有



了，让赵军突了过来，成千上万的赵国人就跟在后面，像潮水一样，想从这个缺口冲出去。赵国人把盔甲都扔了，身上只剩点薄布片，满脸是血、是泥，只有牙是白的，简直就不是人。你用矛刺他，他根本就不躲，流了血也不顾，一下子抓住你的矛杆子，剑就朝头上劈过来了。”

赵瘸子用手掌朝一个正听得入神的孩子脖子上砍过去，那孩子吓了一跳，“噌”地蹿得老高。待醒过神来，哀求赵瘸子不要在大家听得起劲时吓唬人。赵瘸子得意地说：“我这不是想让你们更明白当时的情况吗？不比划比划，你能知道剑砍到脑袋上的滋味？”

黑子一推赵瘸子腰眼，说：“老赵头儿，别卖关子！”赵瘸子咽了一口唾沫，继续讲下去。

“你们猜猜，我们把赵国人围了多长时间？四十七天！到后来呀，哪里是打仗，我们到了山谷里面，赵国人饿得连矛都挥不动了，精瘦精瘦，两只眼睛老大，颧骨老高。我们老远能看见他们从死掉战友的大腿上割下肉来生吃，太硬咬不动，就用后槽牙嚼，跟饿狼一模一样。我们到了跟前，他们就用无神的大眼珠子瞅你两眼，也不跑，继续蹲着嚼。”

“不过我敬重赵国人！”赵瘸子的脸上肃然有了敬意。他猫起腰，像是有什么了不起的秘密似的凑近一个男孩。孩子们唯恐他又吓唬人，纷纷向后挪了一步。赵瘸子觉得没趣儿，换了脸色，说：

“我跟你们讲件事，那是赵军被围的最后几天，他们最后一次冲锋，想打出去。那天是满月，山谷里的草根和树皮全吃光了，土和成了泥，发红，被血水染的，在马蹄上糊了一大块，满地是尸体。冲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身穿红袍的人，没有骑马，估计马早就给杀了吃了，那红袍也破得一条一条的。他的双眼血红，颧骨又黑又高，没人样了。但在月光下，我却能看到他眼中闪着很血性的光芒，如果我是赵国人，就是明知道得死，也会跟着他向前冲的。那个人冲在最前面，身后跟着千把人吧。在月光下，他们不太像人，一个个跑得歪歪斜斜，轻飘飘的，眼睛里闪着蓝光。”

黑子仰起脸，声音有点颤，激动地问赵瘸子：“那他们冲出去了吗？穿红袍的人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
“他们怎么冲得出去呢？快到山谷的出口时，咱秦国的好几万弓弩手等着他们呢！但穿红袍的人一步都没后退，中了好几箭，却硬生生冲到了离秦军只有百步的地方。最后，赵国人一个没活，全死在阵前了。那个穿红袍的，听说就是他们的最高统帅，赵括。”

“没过几天，赵国人放弃抵抗了，我那时还撑得住，骑着马到山谷里

去看了。漫山遍野全都是赵国人的尸体，活着的只剩下几万人，不过也就是刚刚能走路，有阵风都能把他们吹跑。慢慢的，尸体开始烂掉了，山谷之外方圆十几里都能闻得到臭味。巡逻之后，回到营地的时候，我的马蹄上沾满了血泥和白色的蛆。

“后来接到白起爷的命令，剩下的赵军全部活埋。说是活埋了四十万赵国人，其实大部分都是死人，真正活埋的也就几万人。被活埋的赵国兵饿得都没有力气叫喊了，一个个瘦得皮包骨，被推进坑里，一声不吭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天。那眼神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”

赵瘸子讲完，靠在门柱子上望着天，自己也沉浸在几十年前那场大战当中了。孩子们蹲了一圈，恭敬而入神地望着他的嘴巴，期待着从这张嘴巴里再说出些什么来。可是，这张嘴巴却一直骄傲、神气地翘着，再没有说话的迹象。孩子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知趣地散去了。

这时，樱桃偷偷地拉了拉黑子的衣襟，神秘地笑了笑。于是，黑子悄悄起身，两人向村外面的草地走去。

出了村子，黑子回头望了望，远处是黑压压的匈奴人队伍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两个人快乐的心情。他拉着樱桃的手，穿过一片小树林，那里是一片更大的草地。

黑子躺在草地上，望着天空，耳朵边是风轻轻吹过草叶发出的声音，人好像要掉进这蓝天里一样。他高兴地四脚朝天，嗷嗷大叫着，在草地里扑腾，累了，就伸开手脚，眯上眼睛，像等待着什么。樱桃也躺在旁边，双手垫着脸，侧着身子看他。

看了一会儿，樱桃脸红了，抿起嘴，转过身，望着天，双臂惬意地伸开。她的衣摆被风吹起了一角，露出腰上小小的一块肉。黑子偷偷地看着那块肌肤，头一次发现樱桃的腰肢是那么可爱。他假装翻了个身，猛地把手放在樱桃的手上，使劲握了握。樱桃眨了眨眼睛，继续望天，只是慢慢气喘得粗了。黑子一点点抓紧她的手，她干脆闭上眼，嘴唇微微张开一点。

突然，樱桃睁开眼，轻轻咳嗽了一下，吐了口气，拉起黑子的手，眼中含笑地说：我们一起去北边王聋子家吧，他家里的人都去南方服徭役，修驰道去了，空着呢！

黑子一脸惊讶，有些结巴，问道：真的可以去吗？

樱桃低头笑了笑，红着脸，一句话也不说，牵着黑子爬起来，走出草地，向离村子更远的地方去了。



王聋子家有四间土房子，都空着，破破烂烂的。房前晒着几件刚洗过的衣服，在让人微醺的午后春风里飘着。房前有一小块地，栽着几棵梨树，秋天的时候能结几颗不大也不太甜的梨子。

此时，王聋子坐在屋檐下晒着太阳，手中拿着一个小竹筐，盛着一些谷子，正悠闲而又认真地把谷壳从筐中挑出来。春天的景色对于他来说是个无比灿烂却又寂静无声的世界，他仰头望了望梨树枝，看看那些梨花上是否有了蜜蜂，如果招来的蜜蜂很多，秋天就会多收几只梨子。

樱桃从屋墙后探出半张脸，看了看坐在房子另一头的王聋子，见他正背对着他们，专心地捡着谷子，于是回头笑了笑，紧张而又兴奋地偷偷钻进了王聋子家储藏干草的土房子。

樱桃靠在关严的木门上，费力地喘气，闭着眼睛，张开双臂，等着黑子，腰肢若隐若现地露出一小块可爱的肌肤。黑子慢慢走近去，却看得呆了。他不知该怎么办，只是有些迟疑地用双手搂住樱桃的腰身。霎时间，樱桃腰身的小巧曲线如同汹涌的海水，将黑子干枯的想象世界填满并冲溃，身体上每片和樱桃接触着的皮肉都像露了底的河床，疯狂地吮吸着樱桃带着香味、温度的肌肤。

樱桃腰身渐渐变软，双臂死死地挂在黑子的脖颈上。她睁开有些迷离的眼睛，鼻尖上竟冒出一粒汗水，突然把嘴唇贴在黑子的嘴唇上，湿湿的、热热的，密不透风。

两人的嘴唇如同海浪，一波一波地，贪婪地吮吸着，直到忘记了呼吸。樱桃脸蛋红红的，用力推开黑子，一双湿漉漉的眼睛盯着黑子。她出其不意地将黑子推倒在稻草堆里，自己也扑了进去。一时间，厚厚的干草将两人埋在里面，像掉进了一个只有他们两个的世界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两只有着无穷活力的小鱼在海底游尽了力量。这时，外面传来了响动，樱桃惊慌地钻进黑子的怀里，一动不敢动。黑子从干草缝中望了出去，王聋子从土房子前经过，不过没进来，只是把什么东西放在了门口。此时，太阳暗了许多，几缕夕阳的红光从土屋里的窗缝、门缝里射了进来，光线中飘着两人掀起的灰尘。

天色不早，小寡妇坐在小板凳上，择着菜，不时看几眼冒着水汽的大锅。再过一会儿，一身灰土的小黑子就要回来了。那个时刻，小寡妇就会骂上几句，但是，骂过之后，自己的心便像有了着落，哪怕是听见小黑子没心没肺的擤鼻涕声，也觉得这生活不再是忽忽悠悠的了。



“匈奴人来村子里了！”不远处有人在喊，接着，小院子外面尘土飞扬。小寡妇向四周望了一圈，没见到什么值得藏起来的家什，便仍坐在那里择菜。

片刻之后，外面传来马蹄声，以及听不懂的匈奴话。几个人一边高声说着话，一边鲁莽地闯进院子。

小寡妇低头择着菜，没有理睬这几个匈奴人，根据以往的经验，匈奴人会叮叮咣咣地在屋子里翻上一通，如果没什么东西，他们就会骂骂咧咧地走掉。

这次也不例外，匈奴人仿佛没看到门口还坐着一个活人，径直走到后屋，然后便传来乱七八糟的声响。只有一个人，轻轻地，坐在小寡妇身边的凳子上，然后便一声不响，不知在做些什么。

小寡妇专心摆弄着菜叶，眼睛尽量不向旁边看，心里却七上八下的。这时，几个粗手粗脚的匈奴人从后屋回来，哇哇啦啦地对这个人说了什么。不过，这个人一句话也没说，长久地沉默着。

“可以看看我们的孩子吗？”一个声音出其不意地传到耳边。

小寡妇猛地抬头，一双湛蓝的眼睛正望着自己，还有那垂额的金发，雪白的脸庞。眼神里满是孩子般的天真，又透露出嘲讽和傲慢，让她时而心甘情愿，时而又无比的憎恨。

小寡妇扫了他一眼，低着头，恨恨地说：“他出去玩了，你还是别见他了。他有一只蓝眼睛，整天让别人骂是野种，被村子里的孩子追着打。”

年轻的匈奴人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可是，我只想看看我的孩子呀！”

小寡妇愤怒地抬起头，又看到了那明净的蓝眼睛，她真想发疯地问他，这些年来你到哪里去了？你想过我一个人带着有一只蓝眼睛的孩子是多么难过？

可那双蓝而无邪的眼睛让她感到丧气，知道自己说什么也没用。她甚至不再想问，一会儿，你会和他们一起离开吗？今后还会回来吗？

小寡妇起身，低着头，绝望地说道：“我给你拿碗水吧。”年轻的匈奴人笑着点点头。

小寡妇来到后屋，从桶里盛了一碗水，想到这个人又要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不禁一阵眩晕，眼前似乎总是那泛着水波，含着笑意的碧蓝眼睛，甩也甩不掉。她猛地从柜子里抓起一包石灰，端着水碗回到门口。

在年轻的匈奴人低头喝水的时候，小寡妇看着那柔软的金发，犹豫了许久，最终只是如同撒娇一样将石灰摔向他的脸，然后，便满眼泪水地

望着他。

年轻的匈奴人满脸石灰，眼睛伤得不重，只是惊得说不出话来，一手捂着眼睛，一手指着小寡妇。而身边粗壮的匈奴人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，年轻人是匈奴贵族，是他们精心保护的人。

只一瞬间，匈奴人抽出腰刀，将小寡妇砍倒在地。然后，他们大叫着，抬着自己的头领冲出门去。紧接着，村子里的匈奴人也听见这些声音，远远近近疯狂地骚动了起来……

黑子和樱桃偷偷溜出王聿子的家，往大路上走，发现这里尘土弥漫，像是走过了许多车马，却一个人影也看不见。樱桃笑了笑，转身回家，黑子站着，恋恋不舍地望着她可爱的背影。

夕阳浓红浓红的，黄土地被染上了血一样的红色。黑子看着樱桃走了不到二十步，三匹高头大马从房子后面斜穿出来。三个匈奴人发现了猎物，一匹马向樱桃身后扑去，没等樱桃有所反应，一只大手从马上伸出，把樱桃抓上了马。一匹马向黑子飞奔而来，在只有咫尺之遥的地方停下，一个匈奴人慢慢弯起弓，箭头直指黑子。另一匹马也慢慢走过来，马背上的人跳下来，一脚把黑子踹翻在地，抽出弯刀。

那边的匈奴人把樱桃扔到草地上，自己也下了马，扑倒在樱桃身上。黑子听见樱桃从未有过的尖叫声，和衣服撕破的声音。匈奴人不知喊着什么，哈哈大笑。

这边的匈奴人用刀尖抬起黑子的脸，锋刃割破了他的下巴。黑子爬起来，不顾一切地向樱桃那边跑去。没跑几步，便感到后腰上一冷，一支箭透过了身体，从肚子上穿出来。提着弯刀的人追过来，似乎还要戏耍一下黑子，一刀砍在了他的腿上。

黑子跌倒在地。樱桃惨叫了几声，就再也没有声音了。匈奴人走过来，举起刀。黑子抬起头，恶狠狠地盯着匈奴人，突然抱住他的腿，用牙死死咬住。可没有用，匈奴人穿的皮靴太厚了，根本咬不动。黑子绝望地摇着匈奴人粗壮的腿，渴望给他致命的一击。

可是这一切全没有用处，匈奴人一动不动。他弯下腰，一只粗糙的大手用力捏住黑子的脸，粗暴地抬起。黑子看到一双焦黄色的眼睛，瞳孔很小，无情而且慑人。那人把刀刃放在黑子的脖子上，慢慢滑动，一股血顺着锋刃流了下来。

最后，他收了刀，因为他注意到黑子的那只蓝眼睛。他感到了那只蓝

眼睛里桀骜不驯的凶狠，知道这是匈奴人的血脉。他犹豫了一下，因为他知道，眼前的这个匈奴人的后代再也不会吝惜匈奴人的生命了，这个匈奴人要用一百倍匈奴人的鲜血来偿还他的血债。但这只蓝眼睛还是让他动了恻隐之心。最后，匈奴人把黑子摔在了路旁。

黑子趴在地上，看着三匹匈奴高头大马汇入大队的骑兵，飞驰而去，留下一片尘土。他们的马后面拖着一件东西，那是黑子最心爱的人的尸体，一只脚踝被绳子拴着，无声无息地拖了很远。最后，匈奴人砍断绳子，不见了踪影。

黑子一点一点爬过去，世界变得越来越陌生。樱桃白白的身体被拖得血肉模糊，沾满了土。刚才还是那么可爱的腰身被砍了一刀，雪白的肌肤向外翻着。细细的脖颈变得发黑发青，喉咙上被割了一刀，血流到了脸上，同样沾满了土。两腿大大地叉着，之间塞了几根野草，还咕噜咕噜向外冒着血。这里是黑子觉得最神秘的地方，尽管未来得及好好端详过，抚摸中却那么娇嫩、美丽、温柔。黑子曾经决心好好爱惜她，呵护她，可当他被迫认真注视的时候，竟是这样的景象。樱桃的脸满是血污、泥污，嘴大张着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表情无比痛苦又空洞无神。黄土、房屋、草地、阳光，一切都没了，只剩下冰冷、灰色。有一刻，黑子怀疑这是不是真的。

村子那边冒出浓浓的黑烟，传来一片慌乱的叫喊声、马嘶声。黑子闭着眼睛，感受大地在马蹄踩踏下的抖动。

黑子慢慢爬回村子，看见赵瘸子死在了门槛上，胸口插着支箭，脑袋被劈成了两半，可眼睛还是怒目圆睁，似乎在瞪着匈奴人破口大骂。猪死在了圈里，那只公鸡还活着，惊恐万状地看着进入院子的人。

一个把月后，黑子活过来了，可他没娘了。小寡妇被匈奴人砍死在屋子门口。大狗死了，它被吊在了柱子上，很长时间随风忽悠着，慢慢风干了。

孩子们眼中那个狡猾无赖、下手狠毒的黑子没有了。在阳光好的天气里，人们可以看到他像狗一样蜷在一块暖和的地方，认真地削一把木头短剑。他始终固执地认为，如果那时他手里哪怕有一把短剑，樱桃就不会死。那只蓝眼睛里没有了凶狠，仿佛是个无底的深渊，万籁俱寂。

“黑子，你在干什么呢？”

“杀匈奴！”他对问他的孩子傻笑了一下，继续认真地削着手里的木剑。

“这木剑怎么杀得了匈奴呢？”

“杀匈奴！”



“听说咱们秦国要往九原郡这边派兵了，匈奴人不会来了。”

“杀匈奴！”

从此，在人们的印象当中，黑子便很少说话，如果说话也就是这句话。人们觉得这个孩子已经彻底傻了，这辈子恐怕再也醒不过来。

如果说，在秦国北部边疆九原郡，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是游荡在不远处的匈奴人，那么在秦国的咸阳，人们关注的则是对东方六国的战争。

早在秦王嬴政之前一百年里，秦国通过商鞅变法，大力奖励耕战，使国力突飞猛进。在与东方六国的几十年战争中，已经确立了压倒性的优势地位。统一天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。

公元前230年，在秦王嬴政三十岁那年，发动了十年统一战争，首先灭掉了国力最弱，并处于“四战之地”的韩国。在这里设立了颍川郡。

两年后的公元前228年，秦国大将王翦攻克赵国国都邯郸，赵亡。

那一年，王翦灭赵之后接到秦王的命令，视察北疆边防。他没有与大部队一起回到咸阳，而是带着三万人马来到了河套北面的九原郡。

这天下午，黑子没有事做，正躺在太阳底下削着木剑。突然，他像地震前觉察到征兆的鸽子一样，从地上蹿起来，朝村边的大路飞奔过去。人们还是很悠闲，对这个在他们眼里精神不太正常的孩子并没太在意。可不一会儿，有人喊道：

“大秦国的军队来了！快去看看呀！”

人们开始慌乱了，纷纷朝大路那边跑。

黑子惊呆了。这队人马的前锋已经越过村子，可尘土飞扬的路尽头还看不到队伍的尾部。队伍走得整整齐齐的，每列五个人，所有人穿着深红色的布衫，外面披着灰黑色的铠甲，有的举着戟、铍和殳，有的佩带着弓箭。每队前头有一面黑色的旗，镶着深红色的边，中间是一个金色的秦字。尽管天气炎热，许多人的布衫已经湿透，可没有一个人脱掉铠甲。每隔十几步便有一匹高头大马，上面坐着昂首的军官。他们的布衫更加鲜艳，铠甲更加精致，看起来也更加威风。在烈日下，他们擦得雪亮的漆质长板冠闪着刺眼的光芒。队伍里的高头大马一点不比匈奴人的差，尽管很驯服，可脖子上粗壮的血管和跳动着的筋肉，透露着不安稳的野性。

健壮的大马在黑子头顶上打着浑厚的响鼻，碗口大的马蹄走过，在土地上踏出深深的印记。远远近近的铠甲、刀剑撞击声和运送粮食的车

铁辘声连成一片，轰隆隆响着。

黑子痴迷地盯着战士们身上的青铜剑，上面带着血迹和泥污，却掩不住那孔武有力的光辉。黑子感到，匈奴人虽然凶猛、剽悍，但他们自由散漫，来去无定。眼前的队伍服从命令、视死如归，有着比匈奴人更深刻、更强大、更无坚不摧的力量。在黑子的记忆里，他的村子和他似乎与秦国没什么太大关系，不过是匈奴铁蹄下无可奈何的，离咸阳遥远而又遥远的一只小虫子。可此时，他看着那黑色军旗上的金色“秦”字，头一次知道，自己原来是可以和这个强悍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。

黑子感到一股不曾属于自己的，慑人心魄的力量撞到了胸膛上。它诱惑着他，召唤着他。黑子心甘情愿地让这股力量主宰着自己。如果与它擦肩而过，他的生命将变得毫无意义，再也没有希望。

就在他看到一面绣着“王”字的黑色军旗过来的时候，看到一个骑着黑色大马，威风八面，被众将簇拥着的将军过来的时候，他不顾一切地冲出人群，跪倒在巨大的马蹄前面。

黑子头顶上拔剑的哗啦声响成一片，他闭着眼睛，决心听从上天的安排。过了片刻，那马蹄重新抬起，越过黑子，继续向前走。

黑子猛地死死抓住一支戟头，任凭上面的人怎样拽也不松手。血染红了十根手指，染红了赤裸的胳膊。他倒在地上，被拖出了几步。但他不敢松手，生怕这一松手，就与自己最后的一线希望擦肩而过。

“停！”一个威严的声音说道。

一支被阳光晒得发烫的矛尖伸过来，不容抗拒地把黑子的头抬起来。那位将军问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黑子猛地抬高了头，望着被阳光照耀着的将军，激动，甚至有点绝望地说：“带我走吧！杀——匈奴人！”

王翦盯着黑子，许久，喝道：“把孩子抱给我！”

一个步兵跑过来，黑子感到一双强有力的大手把自己抱离了地面，那将军只用一只手臂便把自己揽了过去。

“你的家人呢？”

“全死光了。”

“你多大？”

“十四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黑子。”

